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嘶岭血案-陈应松神农架系列中篇小说-世界华人文库（第二辑）>>

13位ISBN编号：9787510815904

10位ISBN编号：7510815908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九州出版社

作者：陈应松

页数：2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马嘶岭血案-陈应松神农架系列中篇>>

内容概要

《马嘶岭血案》是陈应松“神农架系列”中篇小说合集，包括《马嘶岭血案》、《太平狗》、《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八里荒轶事》等五部作品。

陈应松的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通过对一起发生在神农架山区的图财害命案件始末的全方位追踪叙述，揭示出贫穷和贪欲是如何扭曲了善良的人性，从而走上嗜血的不归路。

小说选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观照人性深处善与恶的搏击、挣扎与骚动，让读者产生如在目前的现场感和亲历意识。

从文本中我们看到，正是人与人之间若有若无的隔阂、成见、不信任，加上种种的偶然与或然，矛盾遂重重积压，步步激化，酿就一出本可避免的人间惨剧。

《太平狗》讲述了一条叫太平的狗跟随陈大种外出打工的悲惨事迹。

《豹子最后的舞蹈》通过一只豹子的自述，回忆豹子家族的灭亡的历程。

故事里弥漫着一种孤愤、伤怀、绝望、复仇情感，幻化成一个个生灵活现的主题。

将自然、社会无边的融合到了一起。

整本书透露着作者对于生活的震撼和思索。

《松鸦为什么鸣叫》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主人公伯纬持之以恒义无反顾救助在悬崖峭壁遭遇车祸的伤员的故事，小说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八里荒轶事》讲述了一位离婚妇女端加荣艰难的生存状态。

## 作者简介

陈应松，祖籍江西余干，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

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

出版有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小说集《巨兽》、《陈应松民生小说选》、《陈应松小说》、《陈应松作品精选》、《呆头呆脑的春天》、《暗杀者的后代》、《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大街上的水手》、《星空下的火车》，随笔集《灵魂是囚不住的》、《所谓故乡》、《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诗集《梦游的歌手》、《中国瓷器》等40多部，《陈应松文集》6卷。

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小说选刊》小说奖、全国环境文学奖、上海中篇小说大奖、人民文学奖、梁斌文学奖、华文成就奖（加拿大）、湖北文学奖，曾连续五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十佳。

作品翻译成英、俄、日等文字到国外，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

现为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学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

书籍目录

马嘶岭血案太平狗豹子最后的舞蹈？  
松鸦为什么鸣叫八里荒轶事

章节摘录

马嘶岭血案 我就要死了。  
活着也就跟死了一样，脑壳瘪瘪的，像一个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红薯。  
头上现在我连摸也不敢摸，睡觉不是坐着就是俯卧着，九财叔那一斧头下去我就这个样了，当梨树坪的两个老倌子把我从河里拉起来时，说，这是个人吗？  
这还是个人吗？  
可我还活着，我醒过来了，指着挑着担子往山上跑的九财叔说：“他、他、他要抢我的东西！”  
“我是指我们杀了七个人后抢来的财物，又给九财叔一个人抢走了。  
医生在给我撬起凹进去的颅骨时说：“撬过来了反正还是得崩。”  
“还有一个刮瘦的护士给我扎针时说：“你还晓得怕疼，我的天，到时一枪下去，那么大的洞看你喊疼去。”  
“我疼得天昏地暗，这不是报应吗？”  
九财叔砸我，我砸了别人，别人都死了，我却疼痛地活着。  
就这么等死的时候，前天老婆水香捎来了儿子的照片，一张嫩生生的照片，背景是红的，是在镇照相馆刘瘸子那儿照的。  
儿子在向我傻乎乎地笑着，咧着没齿的嘴巴，眼泡肿肿的，耳朵大大的，活脱脱一个水香，活脱脱一个我。  
现在是深冬了，早上放风出去地上有凌。  
再有一个月我就要与这世界再见了。  
今年的秋天，九财叔来找我，让我跟他一起去当挑夫。  
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一个月三百块钱呀，不少了！  
尽管是到很高很远的马嘶岭。  
我记得那个秋天早晨的山路是多么安详，水香的声音在干爽暖和的山路上飘荡着，还带着一股子挥之不去的乳香，紧紧依着我的鼻扇。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糊糊涂涂地就要爬水香了，水香说，别压坏娃子哦。  
我说不压，不压。  
我忍了几个月了，可这一走一两个月，我实在忍不住了。  
水香在下面说，别压坏娃子哦……那个早晨的山道上红叶似火，天空像一张豁然张开的大嘴，瓦蓝瓦蓝，温馨的风像狗毛一样骚扰着脸颊，水香的声音就在那儿荡漾着，像山岚一样娇软若无：“别压坏娃子哦……”这声音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  
我嗅吸着声音里的乳香，在前头快快地走着。  
我不想跟九财叔走一起。  
分别时，九财叔睁着那只没眼皮的右眼睛，瞪着我跟水香道：“快点上路！”  
“九财叔也在死劲地嗅吸着，他是在嗅吸空气中霜打过的野柿子的甜味。  
我给站在石坡上的水香挥手，水香穿一身紧身红袄，肚子鼓鼓的。  
我在想，一个月三百块，这次去当挑夫，我是为水香挑的，为水香肚子里的娃儿挑的。  
我们两天以后才到了马嘶岭。  
马嘶岭是南山里面的野岭，燃烧得更加炽烈。  
茂密的冷杉林，鲜红的桦树，高挺的山毛榉，英气逼人的岩上松，还有那么多枫、栎、槭树和灌木的金黄色，喧红色，到处的秋花，野葱，兽迹，让人看得呆哑无言。  
五十多岁，戴着眼镜，头发爬顶的祝队长拿出一个仪器来，说：“到了，是这儿。”  
“另一个姓王的小王就拿出一张地图，指着说：“正是这儿。”  
“又问九财叔说：“这是马嘶岭吗？”  
“九财叔说不清，小王又问炊事员老麻，老麻也是我们当地人，他说这应该是马嘶岭，他说他听打猎的讲过，马嘶岭到处是野葱野蒜，”这就是了。

”他扯了一大把野葱，他说以后我们就有野葱吃了，特别好吃的，用盐焗了最好吃。

他掐着野葱的根须，一根根把它们分开，放到鼻子下闻闻，又让那些人闻。

小杜就接过去闻了，她是踏勘队惟一的女娃子，她说：“好香，好香。”

我们就这么住下来了。

他们住一块，我们住一块是三个人，炊事员老麻、九财叔和我。

老麻后来嫌我们，住到厨房小棚里去了，在灶口柴窝里铺一床絮，比我们强多了。

我们冷，头一夜就跟睡在冰岩上差不多。

我一床被，九财叔一床絮，打伙的。

他的絮又破又烂又薄，怎么也隔不断冰冷的地气，第二天我去割了几捆巴茅垫在下面，才略微暖和些。

我们的棚子是塑料纸的，而祝队长他们是帆布的，还没有缝隙，完整的帐篷，像一个屋子，里面还有间隔，那女娃子小杜就睡在最里头。

刚开始我们知道他们是找矿的，第二天就得知他们是专来找金矿的，是为我们找金矿的。

也许就是那个该死的“金”字，这黄灿灿的让人想到荣华富贵的“金”字，开始撩拨了我们。

不对，应该是撩拨九财叔了，撩拨他心中早已枯死的那个欲望了。

本来他都老了，两条腿虽说能挑个百八十斤儿的，但常也有蹒跚的样子了，眼睛也没什么神了，内心快坍塌了，只等哪一天一场大病，或是喝酒喝死，阎王爷安静地把他收去。

第二天就听到祝队长说：“这就是我们的踏勘靶区。”

”他指着马嘶岭和岭下的马嘶河谷，声音洋溢着一种喜悦和轻松，好像来这里玩耍的。

其实这里荒无人烟，崇山峻岭，巨大的河谷吞噬着天空，马嘶河和雾渡河在这儿汇合，流淌着的河水在秋天通体泛红，好像一头巨蟒吐出的信子。

我听见小杜那女娃子说：“好美呀，太美了。”

”还拿着一个很小的相机咔嚓咔嚓地给他们拍着照片，也让人给她拍。

小杜这女娃子长得像山里的洋芋果，圆圆叽叽的，个头也不高，爱笑，爱唱歌，我就暗自给她取了个洋芋果的译名。

那个身子单薄的小谭长得像根峨眉豆，他的刀条脸和身子，不是峨眉豆是什么。

我听见他们说那周围的岩石，祝队长指着河谷说：“这就是开门金。”

”他比划说，“河流骤然变宽了，流速减慢了，上游带来的泥沙、砾石、砂金都沉积于此了，看见了吧，开门金！”

”他说了几遍开门金，说过去这儿因为没有人烟也没被开采，可能有小量开采，因为这周围是土匪窝子，没人敢来，就算淘出了金子，也会被抢被杀。

我的心那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开门金！

我忽然对这些产生了兴趣，仿佛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完全忘了我不过是他们的苦力和挑夫。

祝队长是头儿，他总是站在中间，那几个人站在两旁，听他手拿着小锤敲打着岩石讲解，那个常在他手上的有数字跳闪的东西我也知道了它叫GPS，卫星定位的。

后来洋芋果小杜给我说它是用十二颗天上的卫星定位的，我们现在站在哪儿，经度多少，纬度多少，海拔多高，它一下就显示出来了。

她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马嘶岭的海拔是三千四百零九米高。

我问她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一头牛钱吧？

她当即就哈哈大笑起来，把我笑毛了。

可我之所以敢问她，是那天大家喝了点酒后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唱了几个山歌子。

她说我的山歌子唱得好，当即就把我的山歌录下来了。

我知道那是录音机，可没见过那么小那么薄的录音机。

我还问过她关于剥夷面的事。

她指着祝队长指过的河谷对岸，高耸入云的一扇巨大石壁，光秃秃的。

我只能隐约知道“剥夷”是怎么回事。

剥夷面上，经她的指点，我似乎看到了一条石英矿脉，因为在夕阳里那儿闪着耀眼的光斑，还有云母

。她说在它的顶上，也就是台面上的塔状溶岩，很好看吧，是一种碳酸盐岩。

她说她们去看过，那儿曾有炼过硝盐的痕迹，地图上有个地名叫晒盐坡，估计是那儿。

她说你们这地方保存了第四纪冰川地貌，也就是七八十万年前的，那刃脊，冰斗，冰蚀槽谷，还有漂砾。

“你看，”她指指河谷中那些巨型的石块说，“那些石头不是原本在此的，是从别处搬运来的，谁有这么大的力量？”

就是冰川，冰川就是神仙，力大无比。

你看那三角面，很清晰的冰川流动时削磨的痕迹，把巨石从远处搬来了。

“她轻描淡写地给我说着这些，我却觉得她的话撼人心魄，在那个晴朗无风的傍晚，无数玄燕和蝙蝠滑翔的河谷上空，我听到了冰川轰隆隆运动的声响，而当时的山冈是寂静的，旷古的寂静，这女娃子的话让我热血沸腾，浮想联翩，仿佛眼际滚过了那个壮观的七八十万年前的场景。

我真的佩服他们。

这女娃子跟我跟水香一般年纪。

可我没读多少书，初中没读满就辍学了。

我爹是个“八大脚”，八大脚就是抬死人的杠夫，他除了抬死人，挣几双草鞋钱，没屁的本事。

这天晚上，西南方的山坡上突然射出了一道强光，有如电焊的弧光，一直刺入云天，把周围的山坡、沟坎都照得如同白昼。

那边帐篷就有人惊醒了，问是谁在照。

大家都起来了。

忽然那强光变成了两个光点，一上一下。

大家以为是野兽，五六只电筒一起射去，那光点一动不动，祝队长就叫大家操了家伙跑过去扑打，不见了影形，也没有什么野兽，遂回到帐篷。

而这时那光点又只剩下一个了，在帐篷顶不远的崖上直射我们。

“这莫不是鬼么？”

“九财叔说。”

祝队长他们那一夜都没有睡着。

早晨起来去山坡上查看，什么都没有。

方圆百里无一个人，无村庄和电线，这么强的光是从哪儿来的呢，又是什么东西所为？

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祝队长宽大家的心说，你们不要怕，长期在野外生存，什么神秘的事儿都有。

这个地方，听说过怪事不少。

九财叔坚持说是野鬼，还说是什么独眼鬼，见了我们这些人稀奇。

他说南山里不仅有几丈高的红毛大野人，还有鬼市。

你们不知道鬼市吧？

有一年来南山采药的一群人，晚上在老林里看到了一条小街，好不热闹，什么京广杂货都有，买货卖货的人把衣裳都挤破。

几个采药人也去买了些东西，有买鞋子的，有买衣裳的，便宜得不得了。

第二天早晨一看，鞋子变成了草鞋，衣裳变成了棕叶，店家找给他们的钱全变成了冥钱，再去找那条街，哪儿找去，莽莽森林，除了树还是树，什么都没有。

做饭的老麻也附和道，他们隔壁村也有过怪树的，有棵叫水洞瓜的树，是千年老树，从来只结籽不开花的，只要六月开花，这年必山洪暴发，开花的时候，树心里面就传出叮叮啷啷的锣鼓声，天一放亮就没了。

说有个小娃子去上面掏鸟窝，掏出了三双草鞋云云。

事情越说越玄乎了，说得大家脸色发白，倒抽冷气。

祝队长就严厉制止道：“老官，老麻，你们不要在这儿瞎说了。”

老官，你要是信鬼，今晚你跟我捉一个来，如果捉不到，你就走人。

”一开始祝队长就不喜欢九财叔，九财叔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所以祝队长就想赶他走，这是九财叔恨祝队长的始因。

另外，那个一听九财叔说话，就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怪笑的姓王的博士也不喜欢九财叔。

姓王的博士总是干干净净，头发方寸不乱，油水很厚的样子，不过他那个头就像个大田螺。

他说：“别吓唬我们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别看你们经常在山里转悠，但也比不上我们在野外生活的人。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硬朗的、近乎冷峻的笔触写出社会变革中底层民众的心理失衡，微小的起因却引发极端的冲突，足以让人心灵震颤并带来深深的思考，微妙的心理落差以触目惊心的“血案”予以表现，这种艺术的“放大”也是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的力度所在。

叙事虚实相间，荒诞意境与苦难经验交融，将人心在贫困中所发生的物欲一步步地推向犯罪的边缘，使底层文学更具深度和强度，实现了苦难叙述的审美化、历史化与哲学化的统一。

——第三届湖北文学奖评语 “神农架系列”，对陈应松来讲，不单是找到了描写的对象，更是找到了一个精神的依托。

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很强烈的痛感，没有第二个人能给我这么强烈的痛感。

看陈应松的小说，不敢看第二遍，比如《马嘶岭血案》、《松鸦为什么鸣叫》，前者，两个农民杀了地质队的6个人，后者写背死人，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以恶对恶的关系，写得触目惊心，所以，这样的作品，看第一遍，印象就特别深。

有的作品，看了之后，两三天就忘掉了，看陈应松的作品，刻痕很深，让人很久很久忘不掉，所以，他的作品让我感到敬畏，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现在不是很多了。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白烨 陈应松的小说，《望粮山》、《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等等，把这种苦难的凄绝之美写到绝对化、极端化。

这种绝对化、极端化才使苦难，使凄绝之美变得有力量，比如《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豹子身份来叙述时，豹子在山中奔走，几乎没有可藏身之地，笼罩在豹子周围的完全是种绝望感。

豹子的绝望还有射杀它的人类的存在，作品把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写出来了；《松鸦》中并没有一个“老关”，但伯纬这个人物充满内心的苦难，他就是一只绝望的豹子，他实际上也是在最后的舞蹈。

能把苦难写到这种绝对、这种极致，是陈应松小说最有力量的地方之一。

——沈阳师大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评论家孟繁华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人民文学》2004年3期）：沉实并锐利的陈应松制造了2004年的“马嘶岭血案”，血案带给了我们震惊。

在回溯2004年中篇小说创作的时候，这篇小说时不时地会浮出水面。

这篇小说带给我最强的冲击是陈应松写出了人群和人群之间的“隔”与冷漠，人和人之间的隔与冷漠。

这不是一篇道德审判性的小说，陈应松的着力点不在此，他似乎更强调的是对“发现”的展示，具体和带有客观性的展示却使小说的意味获得了复杂。

——郭英杰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人民文学》2004年3期）：沉实并锐利的陈应松制造了2004年的“马嘶岭血案”，血案带给了我们震惊。

在回溯2004年中篇小说创作的时候，这篇小说时不时地会浮出水面。

这篇小说带给我最强的冲击是陈应松写出了人群和人群之间的“隔”与冷漠，人和人之间的隔与冷漠。

这不是一篇道德审判性的小说，陈应松的着力点不在此，他似乎更强调的是对“发现”的展示，具体和带有客观性的展示却使小说的意味获得了复杂。

——茵如海（左岸会馆） 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是关于隔膜的悲剧，惊心动魄，猛烈地考验读者的神经。

一支寻找金矿的探矿队一夜之间消失，两个挑夫杀死了每一个人：有文化的人，有钱的人，带来了致富希望的人。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贪婪，但是，比贪婪更可怕的是冷漠--人和人之间没有相互理解的意愿和能力。

从这个尺度衡量，小说中没有无辜者，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们死于他们的冷漠，那些犯下重罪的人们将死于他们被冷漠所激发的愤怒和残忍。

浩大的现代化潮流冲击着发展极不均衡的中国大地，它将使荒凉变得繁荣，使贫困变得相对富足

<<马嘶岭血案-陈应松神农架系列中篇>>

, 但与此同时, 它也可能使人心的隔膜变得更突出、更尖锐。

-- 《马嘶岭血案》由此成为冲破“隔膜”的刺耳警钟。

——《人民文学》副主编、评论家李敬泽 陈应松的小说像喧嚣奔腾的激流, 充满紧张感和裹挟力。

一个并不复杂的图财害命的简单故事, 硬是让他讲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一个好的小说, 应该在故事之中包涵着耐人寻味的主题, 应该在事象之上氤氲着意义的芬芳。

陈应松通过诗意的渲染和描写, 将马嘶岭转化为一个狂乱、荒凉、恐怖的象征世界。

发生在这个世界的凶杀事件, 因此也就不只是一桩普通的犯罪, 而是映现人生世态的镜像。

“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因恐惧转须亲。

“作者显然在暗示读者寻绎酿成灾祸的内在而复杂的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

——《文艺报》作品推介榜评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